

◆印象记

数行锦字惊文友

——记“诗杰·书痴”贯一

蒋双捌

但凡了解贯一先生的友人,无不佩服其两点:写诗又快又好,读书又多又精。

贯一本名蒋江峰,新宁县巡田乡人,“贯一”是其网名,亦或说是道号也可。子曰: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本世纪初,贯一毕业于新宁县第二中学后考取兰州大学。贯一本可以继续深造,却因为家庭困难交不了学费而拿不了毕业证,只好南下鹏城打工。经过数年的打拼,他竟然小有成就,办起了小厂做起了生意,成了小老板。贯一经商为谋生,心思却不完全在赚钱上。且看贯一一首表露心迹的七律:“离乡直下岭南边,不懈殷勤二十年。已让手机无欠费,且为生活再寻钱。每谈业务唯拼醉,若有闲时总想眠。查查苍苍前后海,心心念念那山泉。”

说贯一出口成章、下笔成文,是毫不夸张的。他对格律规则和写作技巧的娴熟,在小邑无出其右者,人称“诗杰”。

清明时贯一回家,我与之同游马头桥紫阳书院和县城金城书院。贯一信口而成《翠岩游感》《游金城书院》两诗。前诗曰:“春雨湿青衫,清明访翠岩。漱苔泉脉脉,扶路竹参参……山花何烂漫,野鸟更

呢喃。”后诗曰:“夫夷水下江湖阔,宸笏山呼岳麓前。大道南来分一脉,兰馨桂馥已千年。”

月前,贯一归省,我们同往巡田桂山访友。品茗浅饮间,贯一诗兴大发,出口就是一阕:“难成桂山友,难得桂山酒。一人饮一杯,一夜饮一斗。天地入君心,江湖在我手。醉问桂山人,山有桂花否。”我将此诗往群里一发,引来赞声一片。

一路走来,贯一身边时时刻刻少不了书,自言无日不读书,二十多年如一日。他花费近二十万元,家中藏书近万册,基本是繁体书。

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大王山上有一个清幽的小公园,贯一的小厂就在山脚下。每天六点多,贯一就到了山顶的小亭子了,身后跟着他读五年级的儿子。贯一办公室前后的墙壁上各挂了块古色古香的匾,他说是友人送他的。一块书着“琴书”,但室内无琴。贯一似乎也无宫商之好,但书籍满室,当得起一个“书”字。一块书着“望重儒林”,我拍了照片发到诗词群。有诗友问:“有谁当得起这四个字?”我窃笑。贯一如是说:“当不

起,但可以通过努力去争取!”我说别狂。他笑着又脱口而出:“平生偏爱注鱼虫,元是无才更用功。壁上灯光犹闪烁,窗前心窍已消融。春风料峭山逾静,月色朦胧巷渐空。不为虚名穷白首,何人识得玉玲珑。”难怪贯一的诗能脱口而出,难怪贯一用典可以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!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”贯一之谓也!

文友蒋小友诗文俱佳,对贯一素来赞誉有加,特作诗称赞。其一曰:“一盏金波诗百首,数行锦字惊文友。清光秀色犹同醉,世上唯君才八斗。”其二曰:“敢上青霄揽七辰,胸藏万卷绘龙鳞。酸甜苦辣咸成句,无愧诗坛第一人。”

与贯一相识有年,我虚长十几岁,在对他的心悦诚服之余,一直秉承“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”的态度以师视之,特作诗一首以表心意:“诗浮澹荡云犹住,笔落幽微月更惊。有带霜声花在意,不留露色我知情。红尘未改双瞳碧,世事无销一骨清。醉酒风流如太白,骑鲸万里到蓬瀛。”

(蒋双捌,任职于新宁县第五中学)



◆读书笔记

白居易与紫阳花

蔡英

夏天宜赏紫阳花,雨中观赏最妙。秋天宜读《源氏物语》,月夜翻阅最好。两者都暗合“物哀”(编者按:日本文学理念,指真情流露)的心境,有种凄婉的美。我觉得,日本古典文学名著《源氏物语》里有两点极有趣:一是日本平安时期(794—1192)男女约会,夜宿于女方家里的男子必须在天明前赶回家,然后迅速写好情书送给女子示爱。情书的文采、书法、格律乃至纸张都极讲究,有的还要精心附上一枝花草,若文采不优美、笔迹不漂亮都要受人嘲笑的。二是平安时期的日本推崇唐文化,以汉文化懂得多少、汉书写得好否来衡量一个人的学识。他们尤其喜欢白居易的诗,《长恨歌》几乎人人能背。《源氏物语》作者紫式部便是白居易的忠实粉丝,文字里随处可见化用的白诗。据说在洛阳白居易墓,有的日文献碑将白居易誉为“日本文化的恩人”。

当时的日本有多么推崇白诗呢?白乐天有首《紫阳花》:“何年植向仙坛上,

早晚移栽到梵家。虽在人间人不识,与君名作紫阳花。”诗前注曰:“招贤寺有山花一树,无人知名,色紫气香,芳丽可爱,颇类仙物,因以紫阳花名之。”平安时代学者源顺十分喜欢“紫阳花”这个名字,便将原叫“叶狭蓝”的花命名为紫阳花。其实,日本的紫阳花是学名为虎耳草科的绣球花,并非白乐天所称的紫阳花,因为它绝无香气。这是个浪漫的误会。

千年过去了,白居易喜欢的那棵树被雨打风吹消失了,正确答案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。但紫阳花一名,因贴切又好听,就在东瀛流传开来。不少俳谐师写过紫阳花,例如《万叶集》里有:树木静无言,无奈紫阳花色变,迷乱在心间。然而,充满了物哀的俳句背后却是有科学依据的,紫阳花会随土壤酸碱性 and 养分改变花瓣颜色,酸性土壤时偏蓝,碱性土壤就偏红,即使距离相近的两株,颜色也可能大相径庭。这种特性,让紫阳花之美充满了随意性,若是年年去同一地方赏,

也年年会有惊喜。渡边淳一有部小说《紫阳花日记》,讲的是一对夫妻间发生的背叛与猜忌的“暗战”。

一天,在公园看到一大片紫阳花,碧蓝,粉紫,浅红,花团锦簇,如莫奈的画。花枝带着梅雨时节的楚楚水气,风过处波光潋滟。我驻足看了许久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后来,在花店里买了几枝紫阳花,随意插在陶罐里。绿叶紫花,极是清丽养眼。可惜只养了两天,花朵便枯萎了。也许单朵的紫阳花并不起眼,成片成片的紫阳花形成花海,如云似雾,才叫壮观。

世界之大,不过春之花夏之雨秋之月冬之雪,花鸟鱼虫皆有禅意。煮一壶茶,坐在紫阳花丛中慢慢斟饮,看微雨飘飘扬扬,花朵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,缠缠绵绵有无限情意。这些紫阳花仿佛凝聚了世间所有花的美丽,即使只有一丛,也可以用“姹紫嫣红”来形容。可惜,它们的花期短,不日便将凋谢。这让人不由感叹,红颜易老,时光易逝。人到中年,历经了些风霜雨雪,懂得生命如这紫阳花绚丽而短暂,渴望回归天真质朴。那么,就让我们以草木为友吧,找寻那种野性自由的生命张力。去掉那些枝枝叶叶的欲望,像植物一样生长开花,清简节制岂不更好?

(蔡英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云英缘何未嫁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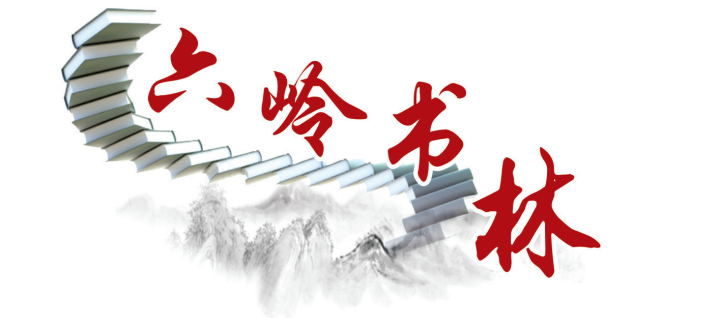
张天野

为谁辛苦为谁甜”都出自他的手笔。云英就出现在罗隐一首诗的题目里,这首诗叫《赠妓云英》或《嘲钟陵妓云英》,诗曰:“钟陵醉别十余春,重见云英掌上身。我未成名君未嫁,可能俱是不如人。”

《唐诗别裁集》里说,罗隐于南康郡首次入贡京师,途经钟陵,与云英同席。十二年后,罗隐再次科场失意,跟云英相遇。云英脱口而出:“罗秀才尚

未脱白!”意思是说,罗秀才啊,你咋还没摘掉白丁的帽子啊!罗隐自然不好意思,于是赠了这首诗给云英。嘿,云英啊,我还是个穷秀才,你不也一样没嫁个好人家;得啦,咱俩谁也别笑话谁,都是身不如人啊。

这首诗不脛而走,广为传唱。可惜的是人们没有记住诗人的愤懑,却只记住了“云英未嫁”。诗人泉下有知,不知当作何感想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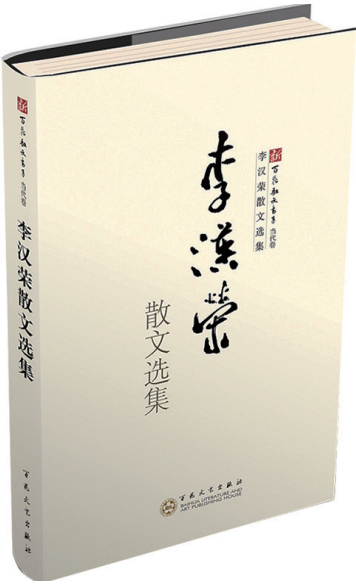


◆读者感悟

把散文当诗写

——读《李汉荣散文选集》

刘绍雄



园式的农耕文明,很多笔墨抒发了对于大地、自然的崇敬和热爱之情。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悲悯情怀,令人感慨,催人泪下。字里行间,始终飘飞着他那颗浪漫主义的激情诗魂。一读,“便引诗情到碧霄”,我的心也跟随他的文字一道恣意地飞翔起来。他笔下的每一个文字,都出自心杼,浸透情感,凸显个性。

他的《山中访友》一文,曾入选全国中学教材,简直就是李白诗句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”的现代扩写。白云大嫂、山泉姐姐、溪水妹妹、蚂蚁弟弟、悬崖爷爷……作者亲友何其多也。山中万物,触目皆是他的“血脉宗亲”。他写道:“我真的变成了一株树,脚长出根须……头发长成树冠。我的手变成树枝,我的思想变成树汁,在年轮里旋转、流淌。”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,以及人格化修辞,使得全文蕴含着丰沛的诗趣。鲜明的艺术特色与强烈的审美个性加持,使得李汉荣的散文迥异于他人,其作品的辨识度极高。

我关注李汉荣已多年。他是著名诗人谢冕的弟子,美文作家。近日重读《李汉荣散文选集》,觉得他以诗人的气质浸润出来的文字特别美。

这位农民之子特别眷恋故乡,以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怀,精心书写故乡。“炊烟升起,许多记忆也围绕着这座房子开始生长。”(《老屋》)“外婆密密的手纹,是她密密的心情。”(《外婆的手纹》)“父亲靠在犁头上抽着旱烟,他是否也在回忆往事?”(《父亲使用过的农具》)从这些篇什里,让人能触摸到他那颗强烈跳动的赤子之心。

李汉荣是诗人,同时也是哲人和智者。他的文章常以小见大,富含深刻思辨的寓言意象。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,擅长发现生活中的美。他常从小情小物写起,层层剖析,行文处处闪烁哲思的光芒。他用精准简洁的语言,点出事物的本质,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。

李汉荣特别怀念牧歌田

◆书与人

写作的乐趣

唐亚军

近日偶读一篇妙文,说写作有“七大好处”:一曰锻炼思维能力,二曰增强表达能力,三曰提高观察能力,四曰培养细腻情感,五曰丰富人生经验,六曰提升文学素养,七曰提升经济收入。掩卷而思,不禁为作者鼓掌叫好,该文可谓是极为准确地表述了写作的诸多好处。

我从十三岁爱上写作开始,至今已有三十载。记得年少时,满脑子都是当作家的心思,着魔般写小说,往往一个学期就能完成几部“大作”。由于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写作上,由此导致偏科特别严重,除了文科保持优秀以外,数理化一塌糊涂,门门挂起了“红灯”。这样的成绩自然考不上好高中,也让我与大学失之交臂。即使后来参加工作,依靠自身努力,读了函授大专,仍然感觉与全日制大学相比,差了几分“火候”。

写作的辛苦,每一位写作者都是深有体会,不必细说;

写作的乐趣,也大概只有写作的人才能体会到个中的滋味。平常的生活和工作,让人身心皆疲。何以解疲?何以解忧?何以解烦?窃以为,唯有写作。

就拿我本人来说,因为爱好写作,就变得爱思考了,表达能力和观察能力也较以前有了提升,文学素养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提高。与人聊天的时候,常常会不自觉地蹦出几个“成语”或几句有内涵的句子,被人笑称为“出口成章”。妻子就经常笑说我,说我平时说个话就像写文章似的,一套一套的,她都不敢与我说话了,怕跟不上我的节奏。

随着越来越多的稿子见刊见报,我成了矿区小有名气的作家,让我在亲朋好友面前挣足了面子。另一方面,一年到头竟也有好几千稿酬可拿,充分体现了写作的价值,让我屡屡收获同事朋友、父母妻儿或艳羡或肯定的目光。

(唐亚军,邵东人,湖南诗歌学会会员)